



走钢丝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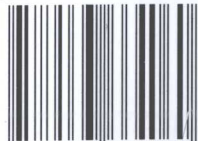
Dorothée, danseuse de corde

走钢丝的女孩杜蕾能不能揭开家族流传了两百年的秘密？

马戏团团主杜蕾竟然是荣·阿戈讷男爵的女儿、贵族的后裔，她手里理应拥有四枚家族祖传的作为寻宝“通行证”的金币中的一枚。就在贵族后裔们准备唤醒二百年前死去的不曾谋面的亲戚时，竟然遭歹徒插手干预。歹徒还凶狠地杀了她的父亲，夺走了属于她的金币。杜蕾能否替父报仇，追查出金币的下落，从而找到属于她的巨大宝藏呢？

上架建议 推理 / 文学 / 经典

ISBN 978-7-5336-6406-0



9 787533 66406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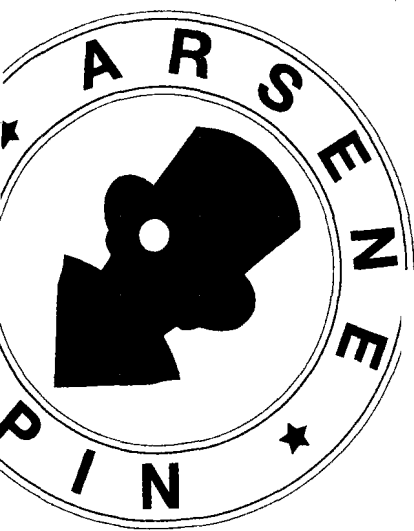
定价：21.00元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走钢丝的女孩

Zougangsi de Nühai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胡瑛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钢丝的女孩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胡瑛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11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19)
ISBN 978-7-5336-6406-0

I. ①走… II. ①卢… ②胡… III. ①侦探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5806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 走钢丝的女孩

作者 :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 胡 瑛

出 版 人 :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 姜 好

装帧设计 : 吴 凯
特约编辑 : 董 莹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 :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130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06-0

定 价 : 21.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侯柏雷城堡	1
2. 杜蕾马戏团	17
3. 未卜先知	35
4. 审讯	51
5. 谋杀阿戈讷郡主	64
6. 马路	79
7. 日子近了	91
8. 千钧一发	100
9. 周旋	112
10. 迈向金羊毛	130
11. 宝格瓦侯爵的遗嘱	143
12. 复活酊剂	160
13. 拉扎尔·宝格瓦	174
14. 第四枚奖章	187
15. 俘虏孟佛刚	195
16. 最后的决斗	207
17. 逃之夭夭	224
18. 勇气是最大的财富	240

1. 侯柏雷城堡

满布星辰的夜空中，残月高挂，一辆篷车停在路旁的草地上。它的窗扉紧闭，车辕如手臂般延展着。角落里，时而传来马匹的酣声与喘息声。

远处植被茂密的山顶上，一道鱼肚白表明了黎明将近。教堂的钟敲了四响。鸟儿也纷纷苏醒，吟唱声此起彼落。这天的天气显得相当温暖。

这时篷车里面突然传来女子的叫嚷声：

“圣戈登！圣戈登！”

车篷前端的天窗处随即探出一颗脑袋。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个坏蛋在昨晚趁黑逃走了！这个畜生！真是太过分了！”

她的声音引起数声回响，持续有两三分钟之久。接着，有人打开后座的车门，一个剪影随即步下了五级阶梯，而后座的窗扉也同时露出两颗头发凌乱的脑袋。

“杜蕾，你到哪儿去？”

“找圣戈登啊！”那个叫杜蕾的女子回答。

“他昨晚和你一起散步回来后，我还看见他在位子上睡觉呢！”

“你也知道他现在并不在位子上呀，卡斯特！”

“他到哪儿去了呢？”

“别着急，你一会儿就会看见我拧着他的耳朵回来了！”

两个穿着衬衫的小捣蛋听她这么一说，随即从车上跃下，请求说：

“不，杜蕾妈妈……你一个人独自在夜里出去很危险哪……”

“别胡说了，柏禄。再说，就算有危险，又干你什么事？”

她在轻轻地赏了他们几个耳光，踢了他们几脚之后，随即带他们回到车里。她爬上小椅子，将他们紧拥入怀，温柔地亲吻他们的脸颊。

“别怕！你们这两个小家伙。怕发生危险吗？我在半小时内就会找到圣戈登的！”

“这样最好！可是圣戈登……只不过是十六岁的家伙……”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已经二十岁了吗！”杜蕾说。

“再说，他为什么在夜里四处游荡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到底到哪里去探险了？”

她说：“八成是偷兔子去了，你们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好了，孩子们，睡觉去吧！千万别打架，知道吗？你们两个要保持安静，队长正睡着呢。你们也知道他不喜欢被别人吵醒。”

她说完就离开了。她跳过水沟，穿过草地，鞋子踩在水洼上噼啪作响。后来她来到一条小路，小路的两旁尽是矮树丛。昨天晚上，她还曾不畏艰难地和她的朋友圣戈登，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小路上走过两回。接着，她又越过两条马路，来到一条小溪边，溪里白色的鹅卵石在平静的水里晶莹地闪烁着。她一脚踏进溪水里逆流而上，像是不想留下任何足迹似的。当天边露出第一道曙光，万

物也随之露出清晰的轮廓时,她又纵身入林。与其说她身材娇小,毋宁说她的步履轻快优雅。只见短裙下露出她光溜溜的小腿,裙裾在她身后晃荡。

她轻快地跑着,在枯叶间,在早春的花丛间,在铃兰、银莲花与白水仙之间不停地穿梭着,双足丝毫未受到泥土沾污。

她留着一头长度极为罕见的乌黑秀发。头发给扎成左右两大撮,翅膀般摆荡着。她嘴唇微张,鼻翼掀动,眼眸半闭,她的样子让人觉得在清晨清新的空气中呼吸与奔跑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她纤细而有弹性的脖子,从灰色麻质上衣里露出,上衣顶端还系着一条橘色的丝巾。她看起来大概在十四到十六岁之间。

树林的尽头,是一座深陷于岩壁间、却又在中途骤然转弯的山谷。杜蕾瞬间停下脚步,她已然抵达目的地。

在她面前的是一座圆形的城堡,城堡的基座是砌得方方正正、不足三米高的花岗岩。城堡本身的造型并不突出,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走向却显出一种贵族宅邸的气势。山谷的两侧缩小成两道细谷,像是旧时裂谷似的将山谷包围起来。此刻呈现在杜蕾眼前的空间相当辽阔,不但有略呈波浪状的平坦地面,更有随处可见的巨石与荆棘围成的篱笆。城堡的尽头是一道几乎与基座垂直的峭壁。

年轻女孩自忖道:“五点四十五分的钟声已然响起,圣戈登不会迟到的。”

她蹲在一株巨大的早已被人连根拔起的树干后。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城堡与基座岩石之间的界线。在底层窗户的下缘,有一道微凸的边沿着这条界线蜿蜒而行,并在延伸到峭壁横切面的鸿

沟时戛然而止，形成一处狭窄的窗台，仿佛墙面上出现了一道裂缝似的。

当晚圣戈登和她一起散步时，曾用手指着这道鸿沟对她说：

“有人以为这里相当隐蔽，不过，从这里爬到上面的窗户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啊！现在凑巧有扇窗户半掩着！是办公室的窗户……”

杜蕾认为圣戈登可能兴起了攀爬的念头，他在当晚就偷偷地采取了这项冒险的行动也说不定。可是，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这样贸然闯入房间一定会让人撞见的！再说，像他这样对城堡的环境和结构人生地不熟的，如果真让人撞见，不是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吗？又或者，他现在正困在里面，焦急地等着黎明的到来呢。

她为此担心不已。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即便此时细谷上没有看到一个人，当圣戈登冒险下来时，难保不让附近路过的农夫瞧见，毕竟下来的难度较向上攀爬时高出许多。

她的身体突然打起哆嗦，仿佛亲身经历着某种危险似的。接着，她隐约听到一阵脚步声，正从主干道沿着细谷而来。杜蕾连忙躲进树干底下。一个男人出现了，他身着长罩衫，脸庞和脖颈处缠绕着灰色围巾，戴着老旧的毛裹手套，膀子下还夹着枪。

他神色仓皇地行走着，眼睛不时环顾四周，像生怕让人瞧见似的。杜蕾猜想他若不是猎人，就是盗猎者。可是，他却在瞬间改变了原有的步伐。他先在墙面附近，也就是离圣戈登的攀爬点大约五十到六十米的地方停下脚步。接着，他又绕过一些平坦的石块，在仔细检视地面的土壤后，俯身往下望着这些石块，好像在研究着

什么。

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只见他搬起一块最容易移动的石块，又将它四平八稳地放到旁边，就像对待宝贝一般。接着，在先前石板留下的凹洞位置中央，他又发现了一个坑洞。于是他抓起一旁的十字镐，把洞挖得更大了些。这期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拨弄土壤，避免发出任何声响。

如此又过了数分钟之久。最后，让杜蕾期盼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人推开了城堡的两扇窗扉，也就是前天晚上圣戈登跨过的窗扉。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在眼前。他身着燕尾服，头顶大礼帽，即使距离遥远，在它们亮丽的外表下，还是看得出上面油垢满布。

圣戈登先是腹部平贴着墙面，从窗户间钻了出来，接着他又两脚踏在窗台上。此时站在穿罩衫男子身后的杜蕾，正准备起身向同伴发出预警。这个动作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男子已经看见悬在峭壁上的黑色魔鬼。只见他放下手中的十字镐，将整个身子埋进坑洞里。

此时，圣戈登正全神贯注地沿峭壁而下，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下面所发生的事。要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头看，这对他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他解开一条从城堡里顺手弄来的绳索，像是缠绕滑轮似的绕在窗外的花坛栏杆上，并让绳索的两端等长地垂挂在峭壁上。这么一来，他就能利用两头的绳索，轻松地沿壁而下了。

这一边的杜蕾深恐穿工作服的男子消失在她的视线外，于是赶紧爬到洞穴边。当她快要爬到洞穴边时，却看到洞穴深处的男

子已经拿起枪支,将枪杆支在面前的土堆上,朝着圣戈登的方向瞄准,如同她在战场上的壕沟里看到的情形一样。她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发出尖叫声。

若在此时发出尖叫声通知圣戈登,无异于泄露自己的行踪,让自己卷入一场不公平的打斗,并促使灾难提早发生。虽然如此,她也不能坐以待毙啊!圣戈登此时正沿着峭壁的缝隙而下,就像在烟囱里攀爬一样。他那纤细的黑色身影,满是皱褶的直拉到耳际的高礼帽,都让人一目了然。

男子用枪瞄准了好一会儿。突然间,只见杜蕾张开了双臂,纵身往矗立在他身后的石头上一跳。她的这个动作使得那块原本就不太稳当的石头,先是晃荡了几下,接着,就像个盖子似的将洞穴封闭起来,而枪支和穿罩衫的男子,也一并掉落在洞穴里。年轻女孩只隐约看见他的脑袋和肩膀,之后,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他整个人就消失在洞穴里了。

她知道这次的出击只会延缓敌人的攻击时间,而敌人也会极力从洞穴脱逃,于是她便一口气跑到裂缝下方。她到达那里时,发现圣戈登也在同一时间抵达。

她说:“快点儿!快点儿!快逃啊!”

他拖着绳子愣在那儿,嘴里嘀咕着:

“什么?竟然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她一把抓住他。

“快逃啊,笨蛋!你被人发现了……有人要杀你呢!快点儿,不然我们一会儿就让人追上了……”

“你说什么?有人在追我们?谁啊?”

“一个家伙，打扮得像农夫似的，现正困在洞里。我用石板袭击他时，他正像警察似的拿枪瞄准你呢！”

“可是……”

“听我的话，快点离开这里，你这个蠢蛋！别忘了连绳子一起带走，千万不能留下丝毫线索。”

他们趁着石板未被掀开的当儿，一起从细谷逃走了。之后他们来到了树林，途中未做任何交谈。

二十分钟后，为了不留下任何足迹，他们穿过河流，来到河流尽头的一处铺满鹅卵石的陡峭河岸。

圣戈登在河岸上健步如飞地走着。杜蕾先是动也不动地留在原地，之后却突然狂笑起来，连腰都笑弯了。

他说：“你怎么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无法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笑得全身乱颤。她的双手紧握在胸前，脸蛋儿也红通通的。她咧开嘴，露出细小而整齐的白牙。最后，她终于止住了笑，并用手指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那顶高礼帽……燕尾服……还有那双光溜溜的脚……真是太好笑了！这些行头你是从哪里偷来的……天哪！你真是太好笑了！”

四下里一片静谧，只有树叶的飒飒声与她清脆而年轻的笑声一起回荡在寂静的空间里。圣戈登站在她的对面。他是个高大而笨手笨脚的男孩，或许是发育过快而让他显得脸色苍白。他的头发黄得厉害，嘴唇和耳垂也是又厚又大。所幸他那双温柔迷人的黑眼睛，常常笑咪咪地望着年轻女孩。他本来要发火的，却因为她这瞬间爆发的愉悦而开心起来。

刹那间，只见她冲向她的伙伴，不但高声责骂他，还用她的小拳头向他的胸口捶去。其实这一切都是开玩笑的，随着笑声的响起，这些惩罚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你这个浑蛋！强盗！你又偷东西了，嗯？街头卖艺所挣来的钱又无法满足你这位先生了，你非得要偷钱或珠宝才买得起这些东西吗！你这回又偷了什么啊？嗯？快说！”

她这么又捶又笑地闹了一阵子，终于发泄完了所有的怒气。之后，她开始来回踱着方步。圣戈登显得十分尴尬，结结巴巴地说：

“告诉你？我看不必了吧！你都猜到了，就像往常一样……没错，我昨晚是从窗户溜了进去，那是间盥洗室，在走廊尽头，可以通到底层的房间……不过我什么人都没瞧见……主人都在用晚餐……我沿着仆人走的楼梯走到另一个回廊，发现不但房间布局都是圆形的，所有的房门也都是开口朝上。我绕了一圈，除了一些壁画和笨重的东西之外，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我从躲藏的杂物室，看见卧室旁的小客厅里发生了一桩对我来说再好不过的事……时间已经很晚了，却还有人在那里跳舞，后来，他们上了楼梯……那些人的穿着都很别致。我透过气窗，看见一些袒胸露肩的女士和西装笔挺的绅士。后来，一位女士进入小客厅，她先把首饰装进一只小盒里，又把小盒子放进小保险柜里。在开保险柜时，她口中高声念着锁头上的三个字母‘R、O、B’……于是我趁她离开小客厅回到卧房之际，用上了那三个字母……后来，我在那里窝了一整天，不敢下来……”

她命令说：“让我瞧瞧！”

他摊开手掌。只见他的掌心里有一对镶嵌着蓝宝石的耳环。她拿起耳环仔细打量，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自在。接着，她的眼睛突然一亮，声音也变了调，她喃喃地说：

“这些蓝宝石真是美不胜收啊！夜晚的天空有时也是这种颜色……深蓝色的，璀璨夺目……”

这时，他们正穿过一块田地，地面上矗立着一个制作粗糙的稻草人。稻草人的身上穿着一条简单的长裤，而在上身类似胳膊的地方，则套着圣戈登的上衣。前天晚上，圣戈登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于是脱下自己的上衣，换上稻草人身上的燕尾服和高礼帽。现在，他又脱下了身上的燕尾服，套回稻草人身上，并为它戴上帽子。他在换上自己的上衣后，回到杜蕾身边。

杜蕾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钻石，脸上尽是赞叹的表情。他凑过去对她说：

“留着吧，杜蕾！你知道我并非真正的小偷，我是为了你才做这件事的……我希望你在看到它们或触摸它们时会感到快乐……看到你像穷人般劳碌，我真的十分难过！你为了生活而在马戏团走钢丝！可是，杜蕾，你应当享有舒适的生活啊！噢，杜蕾！只要你愿意，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

她仰起头对他说：

“你的意思是，你做这一切全是为了我？”

“是的，杜蕾。”

“得了，我才不信呢，圣戈登！”

他们继续举步向前。女孩说：

“说实话吧，圣戈登！这是我对你所有的要求。你，还有车上

其他的小家伙,我之所以收留你们,是因为你们也和我一样,都是因为战争而成为孤儿的。这两年多以来,我们虽然一起在大马路上流浪,却总是乐多于苦,而且我们也总能填饱肚子,所以并不觉得辛苦。希望我们之间别有任何误会才好!我喜欢凡事都如摊在阳光下般明了。你却和我不同!你为了讨我欢喜,已经偷了三次东西。到底还有完没完?如果你就此打住,我还可以原谅你。否则就只能跟你说再见了。”

她说得非常认真,并不时以摇头或点头来加重说话的语气,她的两只辫子也随之上下左右摇晃。

圣戈登不知所措地恳求说:

“你不要我了吗?”

“如果你答应不再偷窃,我当然不会抛弃你。”

“我发誓。”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你把这对耳环拿去放在大篮子里,藏在篷车底下。等到下个星期,再拿去邮局寄回。是夏宁城堡,没错吧?”

他们手拉着手继续前行。途中,为了避免遇见农夫,还躲起来两次。最后,他们绕了几个弯,来到篷车附近。

圣戈登边说边竖起耳朵:“听,没错,卡斯特和柏禄又像平常一样打起架来了。这两个小坏蛋!”

他冲了过去。

年轻女孩叫道:“圣戈登,我不准你打他们!”

“可是你也打他们呀!”

“没错!不过,他们喜欢让我打呀!”

圣戈登接近他们时，两个小家伙还在用木刀互挥。当他们看见圣戈登这个共敌出现在眼前时，大声嚷道：

“杜蕾！杜蕾妈妈！快拦住这个粗暴的圣戈登！救命啊！”

此时，只听见吵闹声与笑声此起彼落，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拥抱。

“杜蕾，现在该抱我了！”

“杜蕾，轮到我挨耳光了！”

年轻女孩此刻却嘟囔着说：

“队长呢？你们一定是把他吵醒了！”

柏禄用坚决的语气答道：“队长？他正睡得像工兵一样熟，还在打鼾呢！”

两个小家伙在路边点燃柴火，吊在铁三脚架上的锅子也沸腾着。于是，他们一行四个人围着一锅冒烟的浓汤、些许面包、奶酪和一杯咖啡吃起来。

因为三个伙伴不让她动手，杜蕾只好安静地坐在凳子上。只见他们三人争先恐后地为她效劳，每个人都全神贯注，迫不及待地为她服务。他们彼此之间不但争风吃醋，有时甚至还咄咄逼人，互不相让。卡斯特和柏禄之间，往往因为杜蕾对对方的恩宠而大打出手。这两个小家伙，是两个长得粗粗壮壮、圆圆滚滚的小男孩。他们穿着相同的服饰，就连短裤、衬衫和鞋子也全都是一个式样。每当别人不怎么留意他们，或是他们像兄弟般相亲相爱时，他们俩就像一对双胞胎。但是只要年轻女孩对其中一人说了句温柔的话语，或投以一个关爱的眼神，另一个就会愤恨地扑向对方。

圣戈登打心眼里讨厌他们。每当杜蕾抚摸他们时，他都巴不

得扭断他们的脖子。杜蕾从不曾拥抱过他。尽管她感情丰富,开朗热情,但对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却只局限于友善地用拳头碰碰他,或是报以一个幸福洋溢的微笑而已。其实,能有她这么好的一个异性同伴,他应当感到心满意足了。一般人能得到这种对待就已深感满足,更何况是他这种可怜虫呢!

杜蕾命令说:“现在该上数学课了,至于你呢,圣戈登,就回到座位上睡一个小时吧!”

卡斯特拿出教科书,柏禄也摊开笔记本。数学课之后,杜蕾还要继续给他们上关于墨洛温王朝和天文方面的课程。

两个孩子兴致勃勃地听着课,而坐在位子上的圣戈登,则是强打起精神不让自己睡着。杜蕾确实是位好老师,她的脑袋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想法。她可以边开玩笑边保持自己的注意力。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仿佛她自己也学到了许多知识。除了轻柔的语调之外,从她所教授的课程里,还可以看出她是个有知识、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并能将知识灵活运用在日常生活的人。

十点到,年轻女孩就下令为马匹套上马具。到邻镇的路途相当遥远,要想在市政厅广场前占个好位置,势必得准时抵达才行。

卡斯特大叫:“队长还没吃东西呢!”

她说:“这样最好了!队长平时吃得太多,现在正好有时间可以让他休息。再说,他每次被人叫醒时都很不高兴。就让他继续睡吧!”

队伍出发了。独眼白马皮柏宁跨出懒洋洋的步伐后,车子也跟着向前进。那是只瘦骨嶙峋的老牝马。虽然老,但它的身体却

还算硬朗，个性也相当勇敢，干起活来毫不逊色。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有黑白两色的皮毛，又瞎了一只眼睛。沉重的车身由两个高大的轮子支撑着。它不停地左右摇晃，发出像是废铁碰撞似的叮叮当当声。车上满载着行李、工具箱、梯子、桶子和粗绳。车身最近才漆过，它的两侧还漆有“杜蕾马戏团”的华丽字样。这些字让人以为尾随在后的，还有长串的卡车与汽车，车里甚至还载着工作人员、器材、行李，以及凶猛的野兽。

圣戈登手里拿着鞭子，走在车子的最前面。走在另外两个孩子之间的杜蕾，不是一边忙着采斜坡上的野花，就是和他们唱着进行曲，讲着故事。过了半小时，当他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杜蕾突然下令说：“停！”

“怎么了？”注意到她在看路标的圣戈登问道。

“你看！”她说。

“没什么，一直走就行了，我看过地图了。”

“你看，上面写着‘夏宁，距此两千米’。”她又重复说，“显然，我们昨天去过的城堡就在这座村庄里。只不过昨天是沿着森林小路抵达的。”

“你还没念完呢！‘夏宁，距此两千米，侯柏雷城堡’。”

她的神情突然显得很激动，接着她低声重复起来：

“侯柏雷……侯柏雷……”

“可能那座村庄叫夏宁吧！侯柏雷应该是城堡的名字。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圣戈登提出假设说。

“没事……没事……”她说。

“但是你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关系很大。”